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

第十一回 鬥夫人怒打龐好 趙鳳奴山前大戰

雪淨胡天牧馬還，月光羌笛戍樓蘭。 借問梅花何處落？風吹一夜滿關山。

話說呼守勇提了牛夫人的鐵棍，出了後門，把這棍子一直飛舞過來。龐家那些兵將摸頭不著，眼睜睜讓他過去。守勇想道，好了，如今要大步的走哩。那龐丞相喝令兵士：「你們隨我一同衝到裡邊，務要小心捉拿，不可放他過去。」那將士隨了丞相衝進牛府。

那曉牛夫人大罵出來。丞相道：「牛夫人，不必著惱。自古道：無事不登三寶殿。因呼守勇躲在你家，所以驚動。」牛夫人道：「老龐，只怕你是強盜，今日領了許多嘍囉，趕到我家搶劫麼？」丞相道：「老夫乃朝廷欽命，領兵查拿反賊呼守勇。你不把反賊交出，反說老夫是強盜，好個不怕死的潑婦！」那曉牛夫人就伸過手來，在老龐面孔上打一下半斤重的大巴掌。丞和道：「牛氏休得無禮！老夫是當朝丞相，你這潑婦膽敢罵我？」牛夫人道：「老身教訓你這奸賊！」丞相道：「眾將官快快捉那反賊呼守勇兄弟，出來見我。」誰知牛夫人趕上前來，一把揪住了丞相的鬚鬚，舉手又打。那龐丞相出於無奈，只得叫道：「牛老夫人，請息怒，有話好好的講。」那兵將欲來解勸，又恐牛夫人不分皂白，一起打在裡邊。況他是誥命夫人，不好還手，倘然搜不出呼家兄弟，豈不是又要吃他的虧哩。於是個個不敢向前。

那龐丞相被牛夫人扭住，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，好端端為何打到我家？」丞相道：「夫人，你錯怪了，老夫是奉旨追拿反賊，聞說呼家兄弟在此，老夫故來請教。」牛夫人道：「莫非皇上差你來抄搶我家的麼？」丞相道：「總是老夫錯了，請放了手罷。」那牛夫人趁勢放了。這五營四哨的官將齊聲道：「老太師且發令起營，不必在此耽擱了。」

丞相正要上馬，那曉又被牛夫人拉住，丞相急得目瞪口呆，細細想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不得不如此。陪下笑臉，說道：「牛老夫人，不必如是，老夫賠禮了。」牛夫人道：「你是奉旨到我家來拿反賊的欽差，為什麼倒來賠我的不是？也罷，依你說是奉旨來的，我看朝廷金面，放你去罷。」丞相聽說，十分歡喜，立刻上馬，吩咐三軍，速往西路追去，只要拿住了反賊，定即加功請賞。如敢不力協追，自有軍法。三軍奉令，星夜起行。正教：

日落轅門角鼓鳴，千群面縛出藩城。

洗兵魚海雲迎陣，秣馬龍堆月照營。

且說呼守勇得了姑媽這條鐵棍，急煎煎飛奔而逃，一路行來，忽已紅日西沉。遠遠望去，只見隱隱一座高山，尋思道：我且趕上去，尋個廟宇，且歇息片時再走。那曉走近山坡，忽聽一聲大炮，守勇心裡好不害怕，他想：難道龐家的伏兵在此？天啊，如今教我從那一條路走？

守勇正想，那曉來了兩員女將，後面許多嘍囉，上前攔住道：「漢子，你往那裡走，快放下買路錢來！」守勇道：「你們錯了。我是逃災避難的窮人，劫我則甚？」那女將道：「好大膽？」提起刀來就砍，守勇急將鐵棍架住。三人大戰。勝敗未分。

那女將重又道：「來將何名？」守勇道：「俺乃忠孝王呼得模之子，呼延贊之孫呼守勇是也！俺爹爹因遭龐妃狡奏，冤殺俺一家三百餘命，龐家怕俺復仇，被他父女刁蒙，朝廷十分昏瞶，差了妃父龐集，四處進兵追捉，俺無奈奔逃，在此經過。」那女將聽畢，急忙跪下，通：「妾等不知恩人駕到，望乞恕罪。」守勇道：「請教將軍高姓。」女子道：「啊呀恩人，妾等就是趙家莊上趙大郎的妻與妹。」道猶未了，忽聽遠處炮聲不絕，人馬聲喧。那趙大姐同鳳奴奔上山去，四面一望，只見西南上旌旗招展，相對說道：「想是龐家的追兵來也，我們且令軍士送了公子上山，待我們殺退了追兵，然後同公子去見大王。」守勇隨在山上安息。

且說龐丞相領兵追至高山，不道山場裡放起一個大炮，山坡上吹號鳴金，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那丞相甚是驚怕，不道旁邊衝出一班嘍囉，擋住了去路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，毛賊休走，快拿買路錢來！」丞相大怒道：「有你這班不怕死的強徒，膽敢攔住了大兵的去路。」那趙大嫂飛刀曠來，丞相即令與戰，吩咐：「要取這女人的首級來見我。」那曉龐兵殺不過這兩員女將，那趙大嫂趁他畏懼，乘勢一戰，殺得他北斗歸南，龐家已是兵殘將寡。這教：

何處吹笳薄暮天，寒垣高鳥沒狼煙。

愁人一聽頭堪白，蘇武爭禁十九羊。

趙大嫂、鳳奴這兩員女將已經收兵上山去了。龐丞相忍氣吞聲，只得收了殘兵，再行追趕，正是：

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

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！

且說趙家莊的趙虎臣趙大郎，原是田間野老，溪畔閒人，娶妻孫氏，尚未生育，妹子鳳奴，被龐丞相之子黑虎搶去，幸虧呼世子相救，兄妹得以團聚，故把妹子送與世子為妾。那曉龐黑虎被呼家妹丈打了幾下，不多幾日黑虎就死了。誰道是黑虎的妹子封了貴妃，那父女兩個商量起來，把一個功臣之子呼得模抄斬一家三百餘人，因不見他兩個兒子，故又起兵追捉。趙大郎恐怕龐奸害及，挈家而走。不道冒雨衝風已經半月，正在心焦，恰遇了一個救壘，姓梁名玉，山西人氏，善用一十八般武器，大郎和妻妹一同拜他為師。那梁玉看三個人武藝精奇，教他們守了這座高山，自己下山去了。三人即守住了山寨，查點嘍囉兵，立法最嚴，那些軍士們人人稱善，個個頌揚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方才巡軍報大郎說，夫人同鳳奴與一個小英雄戰了半晌，後邊又有人馬追來，三人協同，殺得追兵望風而去。那道：

果然將相本無種，卻是男兒當自強。

那頭目進見道：「稟上大王，方才小將奉令巡山，夫人與鳳奴把一個小英雄交小將帶上山來，稟見大王。」趙大郎道：「那小英雄叫什麼名字？」頭目道：「他說是呼家將的子孫，因遭龐妃作對，殺了一家三百餘人，尚在起兵追捉他兄弟兩個。又說，他的兄弟叫呼守信，至今尚未會面。那呼守勇是單身逃難經過此處，恰好遇著夫人和鳳奴，令小將引見，如今這呼守勇候在營門口，請大王下令。」

那趙大郎明瞭這話，立刻吩咐開門，軍上都要披掛，隊伍排列整齊。令四員頭目跪道相迎，口稱：「高山大王趙虎臣，特遣小將們接呼將軍到營相會。」

守勇且喜且疑，喜的是雖然為寇，且系稱孤道寡，也是凜凜威風，但不知可是俺父王昔年有恩於彼，如是懇懇接待；若非舊識，為什麼這般光景？守勇正滿肚疑想，耳邊忽聽笙歌嘹亮，頭目道：「將軍，俺大王在此接見。」守勇抬頭一看，只見他：

頭戴九龍達登，左右插的雉雞毛，橫搭一條狐狸尾，身穿大紅圓領，周圍繡了滾龍，腰間圍的白玉宮縵，足登的粉底烏靴。

趙大郎踱出營來，見了守勇，說道：「恩人為何到此？」連忙攙了守勇，一齊進了營來，相見了一番，分賓主坐下，各將舊日之事細述一遍，大那道：「那年救舍妹的時節，覺得尊軀還懦弱些哩，如今恩人真正年富力強了。」守勇道：「俺有何技能，承大王謬贊。」

正在敘談，那頭目稟道：「夫人同鳳奴來了。」那守勇聽說，就立起身來回避。大郎道：「恩人，房下同舍妹出來叩謝大恩，何必迴避？」守勇道：「俺有何恩德，安敢稱謝？」大嫂、鳳奴一齊出來相見。守勇道：「方才追兵趕來，如何退得他去？」大嫂道：「龐集親自領兵追來，被我姑嫂兩個與龐家血戰山坡，殺得他兵殘將損，大敗而逃。」守勇道：「俺今日著不相遇二位，那龐兵將來時，叫俺如何抵敵？幸承二位神力，救了這個難。」大郎道：「我們都是至親骨肉，理應排難解紛，何必講這些套話。況舍

妹前年已許過恩人的了。」守勇道：「俺現在難中，死生未卜，且自漂泊山河，行止莫考，豈可耽誤令妹的終身？」大郎道：「這是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婚姻大事，不是耍的。一家夫婦，那有不同患難的麼？古人云：『夫唱婦隨』，即此也。」正教：

高梧葉盡鳥巢空，洛水潺湲夕照中。

寂寂天橋車馬絕，寒鴉飛入上陽宮。趙大郎道：「妹子，你同姐姐進去梳洗罷，待我吩咐頭目收拾起來。」趙大嫂同了鳳奴來到裡邊，頭目進營端正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面分解。